

## 第四章 從文本談林清玄創作的歷程

寫作對我也是這樣的，它不只是生活、工作；也是樂趣、探險；經由這種過程，我不斷地探知了自己靈感的世界，也不斷地測知自己的愛與情感。<sup>1</sup>

——林清玄《鴛鴦香爐》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不斷的完成，不斷的找到一個新的高點，那麼過去的每一個完成都是一個階段，我希望讀者也能沿著這一段階梯，自己走到一個新的高點。<sup>2</sup>

——林清玄《大悲與大愛》

對每一個作家而言，每一步的生活歷程都是真真切切、無可替代的，所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林清玄亦認為：「過去的歲月正如一輛牛車，我趕著牛車走過田路，只留下一道痕跡。每一個篇章的每一個感驗，一直到现在還跟隨著我。」<sup>3</sup>雖然林清玄常常自問：「這些都是真的嗎？如果是假的，為什麼如此真實？如果是真的，現在又在何處呢？」但不論是真的如夢似幻或是假的刻骨銘心，林清玄仍重視他自己的十歲、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 每一步的變遷，因為，生命的成長雖有階段性，每天卻都是相連的，去日、今日、與來日，是在喝茶、吃飯、睡覺之間流逝的，

<sup>1</sup> 林清玄《鴛鴦香爐》，九歌出版，台北市，民72年10月，（自序）頁4。

<sup>2</sup> 林清玄《大悲與大愛》，駿馬出版，台北市，民75年元月，（自序）頁5。

<sup>3</sup> 林清玄：《林清玄自選集》，世界文物出版，台北市，民70年，9月，自序 頁6。

在流逝的時候並不特別警覺，但是每一個五年、十年就彷彿是河流特別急湍，不免有所醒覺。<sup>4</sup>而且，二十歲有二十歲的好，二十歲的文章也自然有可觀的地方。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不能捨棄任何一個環節，因為那看起來不怎麼樣的環節，可能正是思想轉變的關鍵所在。<sup>5</sup>

林清玄在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在《學歷無用、實力至上》中提到自己的寫作分為三階段：「第一個十年是為了「自我」寫作；第二個十年是為了「大我」寫作；第三個階段但求「無我」。」<sup>6</sup>接著，他又在東吳大學中文系舉辦的一場座談會中，曾將他自己的寫作分為「三部曲」——第一個階段是「失敗」；第二個階段是「出神」；第三個階段是「入化」。

不過，筆者認為，林清玄此時的分期因受時間（此分期只到民國八十三年）與個人主觀性（此分期由林清玄本人自分）的限制，而有其不足之處。依照徐美玲女士所述：「書籍的創作實際上是他生命的記錄和智慧成熟臻進的表徵，因此，讀者由書中所認識的林清玄，和實際上的他可說是相當接近的」，筆者亦以為如此。故筆者於此，將以林清玄從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蓮花開落》到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出版的《茶言觀色》為止，以林清玄先生創作的文本為主軸，生活事件與思想為縱橫，將林清玄創作的心路歷程分為五期，分別是：實驗期、過渡期、顛峰榮盛期、龍捲風期、復活期。

---

<sup>4</sup> 林清玄：〈我似昔人，不是昔人〉，《普門雜誌》第 151 期，民 81 年 4 月，頁 93。

<sup>5</sup> 林清玄：《林清玄文化集》，光復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台北市，民 76 年 5 月（自序）頁 5。

<sup>6</sup> 林清玄等：《學歷無用、實力至上》，圓神出版，台北市，民 83 年 8 月，頁 25-26。

## 第一節 實驗期—感性的文學創作

表一：實驗期的主題意識、創作形式及相關著作

實驗期（民國 58 年【18 歲】 民 國 年【21 歲】）			
主題意識	創作形式	之後出版的相關著作	
林清玄此期的創作總是侷限在飛揚抒情、感傷雕琢的範圍，對象總是圍繞著自己的朋友、愛情等瑣碎的事情，這時候的他不斷地追求崇高人格美的境界，可謂是「理想主義者」。	新詩 小說 電影劇本 散文	民國 62 年	完成實驗電影「伊甸園之冬」。 完成第一個電影劇本「作家之死」。 陸續完成的劇本有：「大地勇士」、「香火」、「南京的基督」、「鄉土的呼喚」等。
		民國 65 年	《蓮花開落》
		民國 67 年	《雛鳥啼》、《蝴蝶無鬚 3 輯》
		民國 68 年	《山中傳奇》、《香火》

林清玄的少年時期，因為年紀輕，視野較狹小，有著放懷、自負、無畏的獨特氣質，所以早期的創作總是侷限在飛揚抒情、感傷雕琢的範圍，對象總是圍繞著自己的朋友、愛情等瑣碎的事情，這時候的他不斷地追求崇高人格美的境界，可謂是「理想主義者」。雖然有人認為他年輕時的作品太過浪漫，但林清玄憶起他這段時期的創作，仍感到十分的珍貴，因為他認為：「每個人都有過這樣一段抒情、浪漫、幻想，沒有邊際的過程，而且，少年時代對人生懷抱的態度，一直到現在都影響了我。」<sup>7</sup>

這個屬於實驗階段的時期，林清玄對於創作的形式沒有太大的拘束，他既寫散文，也寫新詩和小說，他回憶那時期的情形：

九年前我開始以寫作維生時，還是一個不知人間疾苦的青衫少年，常常把自己孤立起來，關在小書房中寫一些自以為是不朽詩文的著作，甚至認為寫作者應過著全然孤獨的生活，才能寫出真正高超的作品，有一段時間還因此搬家到木柵山上閉門苦寫。這段時間的創作以散文居多，還寫一些零零碎碎的小說和評論<sup>8</sup>

<sup>7</sup> 林清玄：《暖暖的歌（卷一）》，皇冠出版，台北市，民 77 年 3 月，（自序）頁 8。

<sup>8</sup> 林清玄：《鄉事》，東大圖書出版，台北市，民 69 年 7 月，（自序）頁 1。

他自己更深入分析此時期的作品：

如果作品可以切開來看，我民國六十三年到六十四年的圖畫是對生命充滿了夢想，希望用文字來訴說這些夢想，因此，這一段時間的文章不論在文字或寫情寫景都做了實驗，企圖打破逐漸被僵化的散文文字。民國六十四年到六十六年我在軍中服役，自然充滿了軍隊的圖畫，以及一個征人思念親人的情緒，風格比較穩健，以情打底，以文字作繪，仍然想做一些實驗。<sup>9</sup>

雖然林清玄很珍惜自己實驗期創作的經驗，但他也曾自我批評實驗期的創作，如云：「我早期的文字比較華美、浪漫，比較不節制，甚至可以說是比較濫情的。」<sup>10</sup>足見此時期的林清玄特別注重文字排列的功夫，有著想將古典意境、鄉土氣息與文字結合的強烈企圖心，於是，我們可以從文章中看出他刻意雕琢文字的痕跡，也可以看出他試圖用新詩、電影劇本、小說、散文中尋找出適合自己創作道路的努力。以下，筆者就此時期林清玄將其年輕驛動的心化為創作的三種形式，一一加以分析。

## 一、古典的意境—新詩

莊世瑩先生曾在〈林清玄的起跑與衝刺〉一文中提到：「這段時期，林清玄新詩寫的最多，幾乎寫日記一般，天天都寫，為的是寄給在高雄的女朋友。」<sup>11</sup>

根據林清玄民國八十三年在東吳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談到：「當一個人做意象式的思考，每一句話都有畫面，他可以寫詩。」<sup>12</sup>這一句話中可以看出，林清玄對於新詩是充滿意象的定義的，他認為當一個人的思考模式

---

<sup>9</sup> 同註 3， 自序 頁 6。

<sup>10</sup> 丁孝明等：〈散文經驗的對話〉，《幼獅文藝》第 64 卷第 391 期，民 75 年 7 月，頁 157。

<sup>11</sup> 莊世瑩：〈林清玄的起跑與衝刺〉，《延展——文學時代雙月叢刊》第 15 期，民 72 年 9 月，頁 106。

<sup>12</sup> 林明德策畫：〈一場「禪」的盛宴——「林清玄現象」的探討〉，《明道文藝》第 225 期，民 83 年 12 月，頁 20。

可以是抽象且意象時，便可以從事寫詩的創作。而此時期的林清玄因為愛情的滋潤與刺激，加上少男情懷總是春的癡狂，他的創作便朝向浪漫而多情的新詩發展，他寫了很多給高雄女友的情書，而這些情書，都是一篇篇如日記般的新詩。

林清玄在試著寫新詩的情書一段日子後，他覺得：「詩太晦澀，無法充分表達情意。」<sup>13</sup>所以他最後放棄了新詩的創作。

## 二、鄉土的氣息——電影劇本小說

### （一）、小說

林清玄曾提到：「當一個人的思考都是邏輯式的，他可以寫小說或評論。」<sup>14</sup>這是林清玄對寫小說的人的一種認知，他認為能寫小說的人必須具有邏輯的思考。

林清玄充滿勇氣地也嘗試寫小說，但是，當他嘗試了以後，他發現：

小說與作者個人間有一個人格的距離，無法完整的、直接的呈獻作者的心靈世界。而且寫一篇小說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三、四個禮拜或是一、兩個月。我記得我寫小說時，出門散步常撞到電線桿，因為很煩惱接下來的劇情要如何發展，人物要如何安排。<sup>15</sup>

也因此，林清玄也放棄了小說的創作。

### （二）、電影劇本

林清玄很多的創作模式都是同時進行的，在這個時期，林清玄除了嘗試了新詩、小說外，他也因為自己在世新所學的是電影技術、劇本寫作、

---

<sup>13</sup> 同註 10，頁 151。

<sup>14</sup> 同註 12，頁 20。

<sup>15</sup> 同註 10，頁 150。

攝影與導演學，所以好挑戰的他也嘗試電影與電影劇本的創作。

進入世新的第二年，林清玄便完成了他第一部的實驗電影「伊甸園之冬」，但是他感到：「電影不只是理想而已，其中有太多的人際關係牽扯。我是一個喜歡獨立作業的人因此放棄電影而從事劇本創作。」<sup>16</sup>於是，林清玄改做電影劇本的創作，他的第一個電影劇本，叫做「作家之死」，他藉由不斷地創作劇本來修正自己，期望自己的劇本創作能越見成熟，這些創作包括「大地勇士」、「香火」、「南京的基督」、「鄉土的呼喚」、「歌仔戲的辛酸血淚」、「宋江陣」……等等。

不過，在經過林清玄努力了一段時間後，他又覺得：「我想傳達的卻常被導演抹殺，因此逐漸減輕劇本的比重，而回頭創作。」<sup>17</sup>當他憶起當時的情形，他還舉例來說明當初不受尊重的情形：

譬如：在「大地勇士」裡有一幕，我描寫一千個兵從海岸登陸，後來導演象徵性地改成一百個兵，去掉了一個零，正式拍攝時因為調不出那麼多臨時演員，又去掉了一個零，變成十個兵從海岸登陸。結果電影片完成，除了編劇的名字還是林清玄外，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已經不是我寫的了。<sup>18</sup>

所以，即使當初寫一齣電影劇本可以賺十萬元，他仍然因為自己劇本的被扭曲而選擇了不被金錢誘惑地逐漸放棄了劇本的創作。

### 三、追求崇高人格美的境界——飛揚抒情的散文

林清玄嘗試了新詩、小說與電影劇本後，他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新詩過於簡潔，無法暢所欲言，小說表達需迂迴地透過一個故事來讓人瞭解作者的觀念因而太過間接」，所以他除了繼續原先的創作形式外，另外增選了「散文」為主要的創作形式。

---

<sup>16</sup> 鍾淑貞：〈林清玄暢談寫作秘方〉，《幼獅文藝》第63卷第388期，民75年4月，頁97。

<sup>17</sup> 同註16。

<sup>18</sup> 林清玄等：《學歷無用、實力至上》，圓神出版，台北市，民83年8月，

雪韻先生曾認為：「林清玄散文的特色，像噴泉的湧自他詩心靈龕，展現最真切的感情；讀者無不引起肺腑共鳴，每句都發人深省令人低徊不已。」<sup>19</sup>而林清玄自己則以為：「散文在我，只是一種表達情感的文字，它很直接、很坦承、也很個人——幾近完全個人。」<sup>20</sup>「我的散文說穿了很簡單，就是『生活』和『性情』。」<sup>21</sup>順此而下，他又加以說明他的信念：

倘若寫感情的散文不能成大家，就不要成大家吧！倘若本身具足的文字不能擔歷史，就不要擔歷史吧！我的信念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字永遠有價值，時間會證明它。<sup>22</sup>

足見，林清玄此時期靈穴泉湧般一樣清的散文，充滿了個人化的抒情，其中含有不少文字上艱苦的變革，總難免帶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情愫，因而留下了尚待鍛鍊的足跡。

當林清玄不斷審視這時期的經歷，他驗證了一個作家初茁長時對他日後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所以這段充滿感性的散文創作軌跡，使他漸漸知道文字的力量總是有限，因而他放棄了雕琢文字；使他漸漸了解情感在報導文學的重要，因而不自覺地走上報導文學之路；更使他漸漸知道意象的多樣性，因而能自我突破地向前邁進，這是林清玄少年時代的試煉，也是他未來成長茁壯的基石。

頁 21 22。

<sup>19</sup> 雪韻：〈追求人生崇高人格美的世界——讀林清玄的「蝴蝶無鬚」〉，《台灣新生報》，民 67 年 10 月 9 日。

<sup>20</sup> 林清玄：《蝴蝶無鬚 3 輯》，皇冠出版，台北市，民 67 年 8 月，頁 6 7。

<sup>21</sup> 「生活」，是我恆抱著一種正視周遭環境的態度，我寫散文就像泛舟湖中，舟上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個「我」。「性情」，是和才華不同；才華有很濃的天賦在，「性情」則可以培養，能在生活經驗裡做境界的提昇。林清玄：《鴛鴦香爐》，九歌出版，台北市，民 72 年 10 月，（自序）頁 7。

<sup>22</sup> 同註 20。

## 第二節 過渡期—思想轉變的關鍵期

表二：過渡期的主題意識、創作形式及相關著作

過渡期（民國 62 年【21 歲】 民 國 年【32 歲】）		
主題意識	創作形式	之後出版的相關著作
<p>林清玄此期的創作結合新聞與文學的寫作形式，結合理性沈思與感情抒發的為文態度，結合敏銳觀察和有效析離的面對問題的經緯。是最早確立報導文學風格的作家之一。</p> <p>他以鼓勵、具建設性的努力，希望透過評論的方式，給予藝術工作者正面的肯定與支持，並冀望透過所有藝術家的實踐提昇社會文化的水準，讓藝術與社會愈趨健康、前瞻。</p>	報導文學 藝術評論 專欄創作 散文	民國 62 年 在台灣時報副刊開了第一個「報紙專欄」，名叫「喉鯁集」取其「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之意，每週一篇，專寫對社會、文化、藝術、環境的觀察，此專欄持續刊登好幾年。確定文化評論的精神。
		民國 63 年 走出校園，開始報導文學創作，最初的報導文學：「行遊札記十帖」發表於中央日報「過何卒子」發表於中國時報（、後收錄於《海的兒女》）在聯合報寫「仙跡岩札記」（後收錄於《冷月鐘笛》）
		民國 67 年 在台灣新生報副刊寫「深情軒」專欄。《長在手上的刀》
		民國 68 年 《冷月鐘笛》、《傳燈—藝術家訪談錄》
		民國 69 年 《鄉事》、《在暗夜中迎曦》、《難遣人間未了情》、
		民國 70 年 《林清玄自選集》
		民國 71 年 《永生的鳳凰》、《在刀口上》、《誰來吹醒文化》
		民國 72 年 《鴛鴦香爐》
		民國 73 年 《白雪少年》、《金色印象》、《青春—00：100 篇年輕的愛情故事》、《處女的號角》
		民國 74 年 《宇宙的遊子》、《迷路的雲》
		民國 75 年 《大悲與大愛》、《雪中之火》
		民國 76 年 《林清玄文化集》、《海的兒女》、《林清玄人物集》
		民國 81 年 《越過滄桑》、《水在瓶》、《雲在青天》
		民國 82 年 《熱氣球上升》、《活眼金睛》
民國 83 年 《宛如雲水》		

附註：民國 62 年 民國 73 年是林清玄創作的過渡期，不過此時期林清玄的創作並沒有全在民國 72 年以前發表，因此，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這段期間，林清玄也陸續出版了過渡期的創作，如上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所列。

經過前一期的創作歷程的歷練，林清玄遇到了創作的瓶頸，他躊躇不



前，甚而有一段不短的時間無法創作，每天在小屋中聽音樂或發呆，他回想：「這些為數不少的作品並未完全滿足我的創作慾，中夜擲筆時常撫案沈思：到底問題出在那裡呢？」<sup>23</sup>

面對這樣創作的困境，林清玄選擇了暫時跳脫原來的生活模式，他利用暑假作了一個六十天的長程旅行，和各式各樣的人們相處生活，更開始蹣跚，到處去遊歷。如此的體認，讓他慢慢發現到因為自己不知道大部份的人是以如何忍苦耐艱的態度在生活著，所以自己的作品缺少一種切切實實的活生生的生命力。<sup>24</sup>於是，他開始衝動地想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用文字記錄下來，而這個衝動讓他開啟了心靈的眼睛，他形容：「這個衝動影響了我日後整個寫作的方向，使我日益覺得文學與生活，與社會結合的重要。」<sup>25</sup>他又說：「也是那一次旅行，使我的寫作轉向，從個人的抒情轉為人民生活的記錄。」<sup>26</sup>

經過這番地自我澄清與反思，林清玄決定突破自己以往的創作形式，選擇以記錄、報導、評論與專欄等創作形式，來重新詮釋自己創作的精神。

### 一、不吶喊的社會觀察者——報導文學

由於此時期的林清玄正為中國時報跑社會新聞，為工商時報跑經濟新聞，零零碎碎的新聞與固定的新聞寫作方式，使極端感性的林清玄感到綁手束足、深陷泥沼，所以他重新反省，發現當前的新聞報導形式太多束縛，而當今台灣人對台灣的熱愛與自信亦讓人憂心忡忡，所以他想「師承」優良的新聞特性，更想在「師承」中找到「可以破」的感性的立足之地。

林清玄決定要改變風格以後，便開始尋找他想嘗試的創作形式，這時他想喚起隱藏在內心那個想記錄或報導的模糊概念，結合自己所從事的記者工作，慢慢的理出頭緒，找到了一個明晰肯定的創作方向——結合新聞與文學的寫作形式，結合理性沈思與感情抒發的為文態度，結合敏銳觀察

<sup>23</sup> 林清玄《鄉事》，東大圖書出版，台北市，民69年7月，（自序）頁1。

<sup>24</sup> 同註23，（自序）頁2。

<sup>25</sup> 同註24。

<sup>26</sup> 林清玄：《走向光明的所在》，圓神出版，台北市，民85年6月，頁24。

和有效析離的面對問題的經緯。<sup>27</sup>而這個結合「記者」與「作家」的創作模式，正是高信疆先生認為作家應走出自己的象牙塔而回到群眾、社會裡面去的「報導文學」。

林清玄曾在《走向光明的所在》一書中提到：

有十幾年的時間，我幾乎每個月都「從台灣頭走到台灣尾」，報導人民生活的時景，想做的就是希望告訴從小被課本所僵化的人：我們台灣並不小我們台灣人很可親可愛，我們台灣風土很美麗動人。我在身心裡渴望大家重建對台灣的認同，培養台灣人的尊嚴與信念。想要認識台灣，就要走出去，進入廣大的人群。想要培養尊嚴，就要站起來，回到本土的文化。我們如果要依賴現今的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就永遠不能認識台灣，也不能建立尊嚴，因為歷史課本和地理課本給我們奇怪的世界觀，讓我們自覺渺小，並感覺台灣人的祖先是文明的，這種自覺的失落，使許多人對台灣一無所知。<sup>28</sup>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當林清玄選擇了「報導文學」這條路後，他便積極地去執行，他拼命的寫文章，利用賺來的錢來走遍全台灣，然後再回來寫報導，成為報導文學的倡始者之一，更讓他對台灣有了深刻的體認：「生活在現代的台灣人，如果不能從認識鄉土、珍愛台灣開始，世界觀與國際化也只是水泡花環，是不能恆久的。一旦我們有體貼的心，貼近台灣的文化與歷史，貼近台灣人民的感情與生活，在故鄉的山林中，也能看見遠大的世界啊！」<sup>29</sup>

### （一）、何謂報導文學

林清玄一共寫過的報導有八十餘篇，內容包括人物的報導<sup>30</sup>、事物的

---

<sup>27</sup> 同註 24。

<sup>28</sup> 同註 26，頁 24-25。

<sup>29</sup> 同註 26，頁 26。

<sup>30</sup> 林清玄報導的人物範圍十分廣大，從小說家王禎和、畫家席德進、街頭雕刻家谷景岳、布袋戲黃俊雄、攝影家……真的是包羅萬象，所有藝術的領域，林清玄幾乎都希望能對一、二個其中的佼佼者，用「報導文學」的形式加以創作。

報導等，大部份都已集結成書，如：《永生的鳳凰》、《傳燈》、《難遣人間未了情》、以及《林清玄人物集》，至於「報導文學」<sup>31</sup>的種種，林清玄有自己十分獨特的見解：<sup>32</sup>

既是「報導」，必然含帶著事實的根據，落實於社會；既稱「文學」，則又必須有自我的智見與判斷，以及文學特有的感性。從這個角度看，「報導文學」自與一般新聞不同，它要有一種綜合、秩序、與統一，歸結到最後，它不必一定有新聞性，卻一定要具有永恆的質素——新聞可以看過丟棄，報導文學應該可以值得永久的保存。

「報導文學」<sup>33</sup>雖然有報導的內容，更重要的應該是他文學的形式與架構，以及作者本身的理念與學養。從此，我們知道報導之為文學，必須使它的限制最小，並且可以無限的開展，在資料中用感性的筆觸固然容易吸收與感動，在感性中穿插理性的論說，則會變的更生動而有力量。<sup>34</sup>

## （二）好的報導文學之特質

在林清玄的心目中，好的報導文學，並非一般的新聞工作者都能唾手可得的，它必須是：

<sup>31</sup> 林清玄本人認為：因為有些報導時間性過於強烈，或因題材本身過於浮面，所以只有一小部份收錄在《長在手上的刀》這本書裡，但此本作品又不夠堪稱為「報導文學」，只能稱為「特寫」。

<sup>32</sup> 林清玄：《長在手上的刀》，時報文化出版，台北市，民 67 年 12 月，（自序）頁 3。

<sup>33</sup> 林清玄在《長在手上的刀》中，除了對報導文學作了分析解釋，也以竹筍來比喻報導文學，他說：「報導是竹筍出青的部份，文學是竹筍埋在地底的部份，我們如果看到竹筍已經出青了，然後去把他挖出來，雖然最底部還有一些不苦的部份，但是已經在價值上打了折扣了。」報導是挖竹筍，文學是煮竹筍，兩者互為因果。「好的報導文學工作者不是天生的，像不是人人生而可以成好的筍農。」（自序），頁 4

<sup>34</sup> 同註 32，（自序）頁 6、7。

- 1、報導文學就是「白米飯」<sup>35</sup>
- 2、真正好的報導文學，不一定要報導最奇絕詭異的事件，而是要能在社會表象看起來平凡的地方寫出獨特的觀點和別人未見的問題——所謂平凡的地方就是關係到最多大眾的地方。
- 3、好的報導文學家不必找山珍海味作題材，僅以白米飯就能做得很香，而且為更多的人吃飽。有時候，白米飯就是題材，報導文學家要具備「能再平淡中吃出味道來」的銳利眼光，和「在平淡中提煉偉大」的高超技巧。<sup>36</sup>

### （三）報導文學的功能

林清玄認為，報導文學與新聞報導是不相同的，它的功能必須是獨特的：<sup>37</sup>

#### 1、新聞的、事實的、具體的

現代社會確實需要報導文學，因為只有報導文學可以有直接有效的溝通，來滿足現代人要求「訊息」的欲求，並且滿足現代人用知識探知事實真相的好奇心，在這個層面它是新聞的、事實的、具體的。

#### 2、文學的、思考的、玄想的

也只有報導文學這個形式，才能提昇忙碌的現代人，使現代人在無可選擇的新聞傳播中，對自己的心靈取向還有選擇的餘

---

<sup>35</sup> 林清玄在《長在手上的刀》指出：報導文學就是「白米飯」

- 、在本質上，白米飯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報導文學也然，它必須要在生活中找題材，是落實在人民的衣、食、住、行上才有意義。
- 、白米飯是平淡的，在平淡中自有它的香味，報導文學也是。
- 、站在白米飯前，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平等的，豪賈巨富與褐衣貧兒都能吃白米飯，而且站在平等的地位。

<sup>36</sup> 同註 32，（自序）頁 7。

<sup>37</sup> 同註 32，（自序）頁 5。

地，並且有所提昇，在這個層面它是文學的、思考的、玄想的。

#### (四)、報導文學家的質素

##### 1、具備的條件

林清玄曾說：我認為所有報導文學工作者需具備、在主題上，反映此時此地中國人的現實面貌。、在方法上，自平凡中取材，由小見大。、在態度上，對所有人用平等的對待。

<sup>38</sup>

##### 2、平等的概念

林清玄又提到：報導文學者的基本質素就是要有「平等」的概念，不管所報導的事物是什麼，他需具備平等的眼光與平等的胸懷——在這種平等下，總統與農民有相同可尊敬的人格，學者與粗漢有同樣的生命尊嚴。只有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才能深入報導的事件，才能從理性的分析培養情感的胸懷；也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能自情緒的衝動析離成智性的觀察。成功的報導文學工作者，必須培養博大的胸懷，能容納、能包含、能愛，而不是用君臨萬方的態度面對他見到的人物。<sup>39</sup>

林清玄對於自己身為報導文學工作者，具有深深的使命感：「我覺得，作報導文學的工作，就是想找出一般人不容易見到，卻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事物呈現出來，促使大家的注意與關心，使這些事物不至於湮沒無聞。」

<sup>40</sup>

林清玄曾自道：「報導文學雖是人人可為，卻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好，所以從事報導文學的人都要抱著很嚴肅很用功的態度，使自己的作品，不但要在這個遞變的大時代中有被留存下來的價值，還要能使侷限在小說、

---

<sup>38</sup> 同註 32，（自序）頁 8。

<sup>39</sup> 同註 32，（自序）頁 7。

<sup>40</sup> 同註 32，（自序）頁 3。

散文、詩歌的文學傳統朝更大更有影響力的方向開展。」<sup>41</sup>由以上這段文字看來，林清玄除了對報導文學的工作者賦予神聖的使命<sup>42</sup>，也寄望在未來，報導文學可以被留存下來，更期許報導文學能開拓文學的傳統。因此，當他自己回想起此段報導文學的路程，他說：「我仍然肯定自己走過的報導文學的道路，它不只對我有重大影響，使我張開視野、深入鄉土，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向，我相信，即使對台灣社會，報導文學的興起仍有重要的意義。」<sup>43</sup>

此外，林清玄更將他對報導文學的殷殷期盼，化做行動的原動力，他把「報導」的理性、「文學」的感性相互結合，把文學、生活、社會相互結合，把文學生命投入報導文學。他希望透過筆去影響、改變社會，但他既不嘩眾取寵，也不吶喊批判，他只是噙著淚告訴我們在某地正發生著某事，這完全是因為他自認是社會的觀察者而非改革者，他對報導文學的執著與力行實踐的行動力，不得不令人欽佩。

---

<sup>41</sup> 同註 32，（自序）頁 4。

<sup>42</sup> 根據林清玄在《長在手上的刀》中提到他心目中偉大的報導文學者應是：……到底我心目中偉大的報導文學家是怎樣的形象呢？他必須是記者、史學家和文學家三者的綜合體。

、記者，是他對所見所聞能忠實的反映，帶引讀者親臨現場，造成臨場感，並有強烈的社會意識和挖掘問題的使命感。

、史家，他要對事件有精到周至的思維，對資料能做到有效而俐落的剪裁，觀察力能深透事物的表層。

、文學家，除了具有優美的筆觸外，應有包容的心胸與廣大的同情。（自序）頁 10。

<sup>43</sup> 林清玄：《海的兒女》，希代出版，台北市，民 76 年 8 月 10 日，（自序）頁 5。

## 二、台灣文化的良心——藝術評論與專欄

經過幾年「報導文學」的創作，林清玄開始覺得「報導文學」的力量並不如自己當初預期的有前瞻性，反而易受現實的約束而流於「回顧」的性質。

由於林清玄小時候便立志要當一個藝術家，所以他對於「文化藝術」有著深深的冀求，如云：

我則希望成為自己的藝術家，把藝術帶到生活裡來，因為我認為所有的藝術文化都應該和生活結合才有真正的意義——於公，我期待我們的社會能有好的文化藝術環境讓大家沈潛浸潤，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品質；於私，我自覺到每個人都應該自我創造一個更適合於生活的文化環境，自小格小局裡走到開闊的天地。<sup>44</sup>

他又繼續說：「文化是我們心靈的依拖。藝術是我們心靈的歸點。我崇拜藝術家，也欽佩藝術家，希望能追尋他們的腳跡前進，我知道，我們現在做得都只是鋪路的工作，要鋪路的工作，要鋪一條坦蕩的大道，讓大家不必在泥濘裡長途跋涉就能走到家的溫暖與欣喜裡去，這時候，文化藝術奠基的工作就有眉目了。」<sup>45</sup>正值青年期的他，總想關心國事、貢獻社會，並想清楚、明白、直接地表達他的良知與關懷，於是他又將寫作的中心轉向到簡潔有力的「藝術評論與專欄」。

### （一）、藝術評論

林清玄對於文化藝術有一番自己的主張與看法：

文化藝術最大的功能，是讓我們在至黑的夜裡還有耐心等待天光，讓我們在生活的至哀至痛裡還有勇氣等候一個新的欣喜。過去台灣三十年的發展，文化時常扮演被人誤解的角色，大家亟亟於謀求政

---

<sup>44</sup> 林清玄：《在暗夜中迎曦》，時報文化出版，台北市，民69年9月，（自序）頁4。

<sup>45</sup> 同註44，（自序）頁6-7。

治的民主、經濟的發展，甚至社會的平等，而文化往往是殿後的長跑者、寂寞的長跑者，這樣的誤解使我們文化藝術的進展常因而陷於絕地，文化藝術的工作者也因此要多花幾倍的力氣，才能達到事倍功半的效果。<sup>46</sup>

就林清玄的認知與現今社會做個對照，我們不難發現，文化藝術在現今的社會中，時常是特有人士的享受，而每日汲汲營營於度日活口的老百姓，在日復一日的掙錢算計後，有心力再去花錢、花時間於文化藝術的人，實在有限。林清玄在二十年前的體悟，竟也結合了現今社會的現況，他將他對「文化藝術」的重視，用「藝術評論」加以表達。

至於藝術評論的工作是何性質？林清玄有自己的見解：「藝術評論的工作就是在於給大眾提供新觀念，讓大家有所警覺，不要向後看，同時給藝術家、藝術團體、藝術活動打氣，透過不斷的報導，使他們的努力真正能彰顯出來，對社會產生作用。」<sup>47</sup>由這樣的標準來看，林清玄在從事藝術評論時，很少肆無忌憚地批評，他往往以鼓勵、具建設性的努力，希望透過評論的方式，給予藝術工作者正面的肯定與支持，並冀望透過所有藝術家的實踐提昇社會文化的水準，讓藝術與社會愈趨健康、前瞻。因為他覺得：

每一次我去探討一位藝術家，不只是心靈的一次新冒險，也是我自己的一次藝術教育，因為我認識了許多可敬的藝術家，使得我自己的創作也一天一天的成熟起來，這是靈感的轉換與激盪，因此一直到現在我仍然熱愛種種和藝術有關的生活與工作。<sup>48</sup>

林清玄從事藝術評論的時間不短，當他回憶起早年的評論寫作時，他嚴苛地自我批判：「我早年的評論寫作雜亂無章，也沒有確定出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有時談社會問題，有時談藝術問題，甚至也談政治、教育的問題，不用說，那時的文章是滿腔熱情，但觀點稚嫩膚淺，如今自己看來都十分

---

<sup>46</sup> 同註 44，（自序）頁 5。

<sup>47</sup> 莊世瑩：〈林清玄的起跑與衝刺〉，《延展——文學時代雙月叢刊》第 15 期，民 72 年 9 月，頁 110。

<sup>48</sup> 林清玄：《大悲與大愛》，駿馬出版，台北市，民 75 年元月，（自序）頁 4。



汗顏。」<sup>49</sup>不過林清玄的評論漸入佳境，生活的歷練與成熟也使他的評論不再如此稚嫩膚淺，甚至到了二十一歲以後，他開闢自己的界線，開始在台灣時報副刊開了一個專欄，專寫對社會、文化、藝術、環境的觀察，每週一次，足以將他對藝術評論的執著完全發揮的淋漓盡致。

之後，林清玄的評論就一直界定在文化的範疇了，他虛心的探究文化問題，並訓練自己用文化觀點來思考一切事物的反應，他聲明：「我的想法是透過我個人對藝術即興式的聯想，來刺激讀者對藝術的想像力，從而使大家瞭解藝術、熱愛藝術，進而能過比較有情味的生活。我寫作的方式則是散文式的，是我在探討藝術本質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札記。」<sup>50</sup>從此，他就以文化評論作為他寫作的一貫精神，並在民國七十五年出版了在大同雜誌連載三年的藝術評論集《雪中之火》，以及自己和藝術家交往的札記《大悲與大愛》，更在民國七十六年去蕪存菁地出版了他的評論集《林清玄文化集》。

## （二）、專欄<sup>51</sup>

林清玄寫專欄是起始於他在世新讀書的時候，因為在當時，林清玄就已體認到寫作的道路是十分艱辛的，如果要以寫作維生就得靠「寫專欄」這個方式來發表自己的創作，那時的一篇專欄就有五十元的稿費，足夠看一場電影了，甚至到了林清玄當二等兵每月只領到二百四十元薪水時，他大約花一小時寫的一篇專欄，就有相當於三個月兵餉的稿費。

林清玄最早的專欄發表在世新校內刊物《新聞人週報》和木柵的社區報《文山報導》，這兩個專欄都叫〈書生帶劍集〉，意指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是非之辯。此外，林清玄在民國六十一年也在《中國婦女雜誌》寫過一陣子專欄。至於林清玄第一個「報紙專欄」，是民國六十三年在《台灣

---

<sup>49</sup> 林清玄：《林清玄文化集》，光復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台北市，民 76 年 5 月，（自序）頁 4。

<sup>50</sup> 林清玄：《雪中之火》，希代出版，台北市，民 75 年 2 月，（自序）頁 15。

<sup>51</sup> 本段資料來源，參考：林清玄《越過滄桑》，健行文化出版，台北市，民 81 年 7 月 10 日，（自序）頁 6、7。

時報》寫的〈喉鯁集〉，其義取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這個專欄持續許多年，一直到林清玄入伍服役，他仍每星期一篇不間斷地發表。

林清玄雖然不以專欄作家自居，但他寫過的專欄數量之龐大，跨及的領域之廣闊，恐怕在台灣作家裡也是少見的。根據林清玄自己的回憶，曾看過林清玄「專欄」的報紙有：台灣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台灣新生報、中央日報、福報、自立晚報、中華日報、民生報、工商時報。至於林清玄在雜誌上所寫的專欄更是「族繁不及備載」，種類至少有二、三十種，最多的時候，他還曾經在同一時間開了十幾個專欄，包括：《講義》的〈清玄清泉〉、《皇冠》的〈活眼金睛〉和〈水在瓶〉、《吾愛吾家》的〈明月清風〉、《大國民》的〈觀自在〉、《慈濟》的〈覺有情〉……等等。

林清玄的專欄風格獨特、不受時間的限制，較其他的專欄軟性些，也較偏重內在的思維，所以他的專欄非常受到讀者的喜愛，甚至在民國七十二年得到行政院新聞局的「金鼎獎副刊專欄獎」，這對於不以專欄作家自居的林清玄來說，無非是一種至高的肯定。林清玄的專欄寫作一直未曾間斷，文字總計也超過千萬字，但是較早期的專欄作品因無人加以剪存，因此大部份的雜誌、報紙專欄已流失散佚，直到民國八十一年，林清玄起意將近期的專欄集結成冊，因而出版了《越過滄桑》這本專欄合集，並計畫能繼續出版，完成以專欄文字為主的「無盡意系列」。

大體而言，過渡期的嘗試，讓林清玄在強烈的成就動機驅策下，上山下海地尋找創作題材，然而到了民國八十三年，林清玄回想起這個階段的寫作，總覺得缺乏同情，忽略了文章中人物的感受，因此，即便此時的他已經得遍了國內各大文學獎，他的內心卻逐漸感到空虛，勇於改變的因子又在他的心中蠢蠢欲動，所以他開始尋找另一種創作型式的突破。唯此乃見，林清玄是一個不易滿足的創作者，他不斷地鞭策自己，前進再前進，因而也為他的創作開啟了另一段嶄新旅程。

### 第三節 顛峰榮盛期

表三：顛峰榮盛期的主題意識、創作形式及相關著作

顛峰榮盛期（民國 74 年【33 歲】 民 國 年【45 歲】）		
主題意識	創作形式	之後出版的相關著作
<p>此時期的林清玄性格變得較成熟，除了用心記下他讀佛過程中的點點滴滴與心靈體悟的「學佛散文」之外，他更用心致力於佛教典籍的重新整理與編寫，希望為「大我」寫作，順此也漸漸地關懷寫作的內容，不再汲汲於表現文采、塑造主題了。</p> <p>林清玄在一開始從事「學佛散文」的創作時，動機與態度都非常的嚴謹、積極，所以非常注重佛教的形式，希望藉由文字來弘揚佛法、為「大我」而寫作，故其「菩提系列」的十本書便充滿了佛教的色彩。但經過了幾年的摸索與成長，林清玄不再執著於固定、嚴肅的創作形式，尤其愈晚期的作品，愈突破宗教上的侷限。</p>	學佛散文 有聲書 散文、小品文 演講合集	民國 75 年 《紫色菩提》（菩提系列 1）、《孔雀的幼年時代》
		民國 76 年 《鳳眼菩提》（菩提系列 2）（1） 黃昏菩提：中華文學首獎（2） 飛鴿的早晨：中央日報文學獎首獎  《星月菩提》（菩提系列 3）、《玫瑰海岸》
		民國 77 年 《如意菩提》（菩提系列 4）《暖暖的歌（卷一）》、《輕舟已過（卷二）》、《流動星光（卷三）》、《變墨荷花（卷四）》、《捻花菩提》（菩提系列 5）、《在愛情裡》
		民國 78 年 《清涼菩提》（菩提系列 6）、《寶瓶菩薩》（菩提系列 7）、《菩薩寶偈（1）》、《好雪片片》、《柔軟心》、《海岸小品》、《半是青山半是雲》等
		民國 79 年 《心的絲路》、《和鬼玩捉迷藏》、《香水海：禪心大地第二集》、《紅塵菩提》（菩提系列 8）、《紅塵掛單》等、《雙頭甜》
		民國 80 年 《聖嚴法師法鼓集》、《心靈革命》等、《身心安頓》、《會心不遠：禪心大地第三集》、《隨喜菩提》（菩提系列 9）、《在蒼茫中點燈》、《心海的消息》、《天邊有一顆星星》、《愛情的臉》  重編《禪門三要》【包括：《禪門驪珠》（1）《禪門修證》（2）《禪門解行》（3）（現代佛典 1）】
		民國 81 年 《清靜心看世界》、《有情菩提》（菩提系列 10）、《歡喜自在》、《以有情覺有情》、《一滴水到海洋》、《煩惱平息》、《呀！弘一》、《溫柔的世界》、《自由心靈》、《開悟的人生》等、《老先覺的話》（有聲書）
		民國 82 年 《比景泰藍更藍》、《三心（自由心、感恩心、柔軟心）》、《稻田生活小品》等、《歡喜心過生活》、《金子與猴子》、《最後的銅鑼聲》（童話）
		民國 83 年 《蓮花香片》、《深情故事》等、《處處蓮花開》、《三十天天外天》等、《打開心內的門窗》（有聲書）、《人間修行》等、《學歷無用、實力至上》等、《平安如意》、《平常心有情味》、《王子和椅子》（童話）
		民國 84 年 《多情多風波》NO.100 《追求一個生命的答案》、《情字路上好修行》、《紙牌王國》（童話）、《鳥巢》（童話）
民國 85 年 《柔軟心無掛礙》、《走向光明的所在》（有聲書）、		

		民國 86 年	《安頓生命的新智慧》、《喜悅之路》、《真正的愛》(現代佛典 56)、《生活、智慧、愛》(演講集有聲書)
--	--	---------	---

## 一、轉型的原因

林清玄曾說：「做了很多新聞工作，讓我覺得我必須對自己誠懇。我在倫理、道德、人生的觀念上非常傳統，並不是我對於現代社會不認識，而是太認識了，我才覺得要去尊重一些善意的傳統生活。」<sup>52</sup>他又提到：「民國六十六年到今天（七十年），我在情感和工作上都經過了大波折，從大痛苦到大解脫，我的文字從瀑布成了溪流，嘗試用最平易最通俗的文字來描述最深刻最複雜的情感，風格為之一變。」<sup>53</sup>由以上這兩段文字看來，林清玄在經歷過情感與工作上的風浪後，他發現自己並不適合群體工作，因為他往往要花加倍的力氣在群體中尋找自我，更要面對很多對文化不誠懇的文化工作者，所以他感到疲憊不堪、倍感失望。

於是，林清玄辭去了十幾年來從沒間斷的新聞工作，選擇「從構思到完成都是個人訊息的轉達」的創作方式——「專業寫作」為他最主要的生活重心，讀書、禮佛、寫稿，成為他生活內容的全部。正如林清玄自己所說：「以前用眼，現在用心」，此時期的他性格變得較成熟，除了用心記下他讀佛過程中的點點滴滴與心靈體悟的「學佛散文」之外，他更用心致力於佛教典籍的重新整理與編寫，希望為「大我」寫作，順此也漸漸地關懷寫作的內容，不再汲汲於表現文采、塑造主題了。

## 二、人間生活化的創作——學佛散文的抉擇

---

<sup>52</sup> 黃秋芳：〈菩提路——林清玄的有情世界〉，《明道文藝》第 140 期，民國 76 年 11 月，頁 80。

<sup>53</sup> 林清玄：《林清玄自選集》，世界文物出版，台北市，民國 70 年，9 月，（自序）頁 6。

### （一）、學佛的原因

林清玄之前從事的是記者的工作，使他每天能比別人見識和遭遇更多的新事物，這十幾年來的歷練，早就使讓他看透了人情冷暖。但是由於工作的需求，他日日以喝酒、打麻將來維繫人際關係，就在他照舊坐在麻將桌的某日，他忽然驚覺如此日復一日荒誕的生活模式是如此的無聊，剛好此時林清玄的前妻陳彩鑾女士亦厭倦了他倆忙亂無序的生活而開始吃齋唸佛，讓他因此學佛的機緣幸運地認識了他的學佛老師廖慧娟。之後他開始感到身心的疲倦，覺得自己二十四小時都在和人、工作、自己應酬，他決定一改以往糜爛無趣的度日模式，開始嘗試去做一個佛教徒，試圖脫離過往的束縛。

此時林清玄悟出名利、權位是不值得追求的，他立志要在佛經裡覺悟，所以當他下定決心做個第一流的佛教徒後，他便剪去自己的一頭長髮，不但戒煙、戒酒、吃素，更謝絕一切不必要的應酬，以最沒有拘限與執著的禪宗為主，開始興致勃勃地學著拿香、祭拜等佛教模式，並規定自己每天十小時地大量閱讀佛教經典，而且一讀再讀，就像《楞嚴經》他就讀了七遍。於是，林清玄在學佛中自由的開展自己的生命，這個全新的創作形式不但讓他作品的情境更加寬廣、更深入人心，更使他的作品炙手可熱、傳誦一時，事業如日中天、扶搖直上。因之，從上述所論，我們可以感受到佛學對林清玄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

### （二）、選擇散文的原因

在一次的機緣中，林清玄發現市面上很多善心人士助印後捐給寺廟讓人結緣的佛經，最終的歸處竟是葬身火窟，讓人們給燒了。於是這樣的燒經書的震撼，開啟了林清玄寫佛教東西的因緣，他娓娓道出他當時的想法：「我就開始想，應該要有人來做這樣的工作：讓每個拿到佛書的人，都捨不得燒，而且放在寺廟裡，大家爭相去讀，而不是沒有人要。」<sup>54</sup>

林清玄自己曾提到，在經歷過多種創作形式的嘗試與磨練後，最終他選擇「散文」這個創作形式的原由何在：

---

<sup>54</sup> 任芝華：〈林清玄掌握生命活水的源頭〉，《成功雜誌 susess》11月號，民83年11月，頁53。

像我這種人，有時意象思考，有時邏輯思考，所以常常會撞到電線桿，這種人就叫做「散人！」。散人寫散文。經過七、八年以後，放棄了很多創作形式，只選擇散文，我覺得散文最適合我寫作，寫起來最開心。<sup>55</sup>

他又再深入說明：「我覺得散文最適合我的形式，因為別人讀我的文章，不會扭曲我的見解。如果你寫詩給女朋友，似乎放在每個抽屜都適用，然而，散文是非常準確的，並且為大部份人所能了解的。所以，到最後就專心寫散文。」<sup>56</sup>由此可知，林清玄自認「散文」最能找到自己的性情（胸襟抱負）和生活，也最易讓讀者讀懂，所以他選擇了散文的形式來抒發他對學佛的生命歷程。

至於怎樣才是好的散文、散文的精神又在何處？林清玄也有自己的一套主張，他認為散文：<sup>57</sup>

- 1、要比一般人有更細緻的觀察力、思維力，超乎一般人的觀點和智慧。……散文要建立在新觀點、新思想上，來打破人類對事物的固定執著。
- 2、散文家必須是思想家。真正散文作家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在我的散文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的風貌，卻有一貫的思想。
- 3、要有感動

這些觀念，是林清玄在創作散文十多年來的心得。雖然，在林清玄的每一次散文創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出林清玄的虔誠與盡心盡力，但根據林清玄自己所說：「在這麼多年的寫作生活中，我感覺到自己有很大的改變和成長，這種改變和成長，是因為我把我的散文變成心靈的表達和鍛鍊，表達我自己在智慧上的鍛鍊，希望藉此能將我理想的人格表達出來。」<sup>58</sup>林

---

<sup>55</sup> 林明德策畫：〈一場「禪」的盛宴——「林清玄現象」的探討〉，《明道文藝》第225期，民83年12月，頁20。

<sup>56</sup> 同註55。

<sup>57</sup> 同註55，頁22。

<sup>58</sup> 丁孝明等：〈散文經驗的對話〉，《幼獅文藝》第64卷第391期，民75年

清玄十年前的散文，思想較不成熟，一直到顛峰期——學佛散文的創作中，愈見林清玄的逐漸成長與創新。這就是林清玄，一個永遠敢於突破與轉進的作家。這樣的個性讓林清玄的風格趨於穩健，觀察也越細膩，因之其散文更含蓄、更節制、更圓融，也更有智慧，甚而使得林清玄在這個時期，有了不可同日而語的新成就、新力量與新啟示，讓他的創作事業達到顛峰榮盛的境界。

### （三）、文學與佛法的結合

近年來，結合文學形式，藉由抒寫或記錄個人有關個人修佛心得、見證來弘揚佛法的人越來越多，也因為如此，一項令人覺得高深莫測的佛學經典，開始透過「文學與佛學結合」的這扇「記感性又理性」的窗，使得一般大眾較易受到佛學光輝的披澤，而這些佛學文學化與大眾化的創作先驅，正是將佛法落實於日常生活中的林清玄先生。然，是什麼樣的動力驅使林清玄想將佛學與文學作一個結合呢？他在《生命中的龍捲風》一文中曾提到：「我開始把文學和佛法結合起來，一面寫作、一面演講。我的動機非常簡單，就是「學習的分享」，試著把經由學習所體驗的智慧與大家分享，一起面對自心的煩惱與外境的苦難。」<sup>59</sup>

有人曾請教林清玄，他是如何控制與調和以文章為主的感情及學佛所講求的智慧？他的回答是：「我既不控制，也不調和，自然地把我所思維的想法表現出來，我已經完全打破所有的限制，生活可說處處是文章！」<sup>60</sup>可見，林清玄對自己的學佛散文是非常充滿自信的，他自認自己已能打破文學與佛學兩者之間的限制，這或許是因為此時期林清玄的著作本本暢銷、演講場場爆滿——所謂「林清玄旋風」為林清玄帶來的信心與不自覺的傲氣吧。

林清玄在一開始從事「學佛散文」的創作時，動機與態度都非常的嚴謹、積極，所以非常注重佛教的形式，希望藉由文字來弘揚佛法、為「大我」而寫作，如云：

---

7月，頁153。

<sup>59</sup> 林清玄：《生命中的龍捲風》，圓神出版，台北市，民87年6月，頁24。

<sup>60</sup> 同註55，頁25。

我認為一個寫作的人就是要在人潮裏做逆流。當這個世界都被污水弄髒的時候我即使只有一滴清水，也要拿來清洗這個世界。<sup>61</sup>，

故其「菩提系列」的十本書便充滿了佛教的色彩。但經過了幾年的摸索與成長，林清玄不再執著於固定、嚴肅的創作形式，他在不斷的修行中悟出，如果要告訴別人如何身心都是自由的，就要保持輕鬆的態度。順此，他說：「尤其我愈晚期的作品，愈突破宗教上的侷限，因為我察覺到，宗教的形式對宗教生活是有妨礙的、干擾的。」<sup>62</sup>

因此，即使他的「菩提系列」已獲得廣大的迴響，他仍舊修正自己的態度，改用較輕鬆、較順其自然的方式來說明自己的想法。他開始專事寫作，但求「無我」，他以為：

我要為讀者而寫，希望他們從中得到些東西。因此，我與讀者的關係，和其他作家有很大的不同，我把讀者當作自己的朋友，我為我的朋友寫作。<sup>63</sup>

其次，對於當初固守八年多的吃素、打坐、念佛等學佛的形式他也不再如此的堅持，他說：「事實上應該把在佛堂的虔誠帶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sup>64</sup>；相對地，他較晚期的「學佛散文」，如：《平安如意》，也就不再充斥著濃厚的佛教色彩，他化宗教於無形，於是他的創作就顯得更圓融、更有智慧。

根據大陸學者黃黎星先生的分析<sup>65</sup>，林清玄「禪思散文」的思想內容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人間美好一面的讚美。二是對現實弊端的反思。三是對自然的感悟。四是對佛學的解說，並且具有描寫細膩、自然流暢、意蘊深刻的特點。筆者以為，除了林清玄的「學佛散文」具有非常

---

<sup>61</sup> 林清玄：《心的絲路》，九歌出版，台北市，民79年，頁198-199。

<sup>62</sup> 任芝華：〈林清玄掌握生命活水的源頭〉，《成功雜誌 success》11月號，民83年11月，頁55。

<sup>63</sup> 林清玄等：《學歷無用、實力至上》，圓神出版，台北市，民83年8月，頁26。

<sup>64</sup> 楊錦郁：〈念佛、打坐、寫菩提——林清玄把佛堂的虔誠融進生活〉，《中國時報》，民84年1月15日。

<sup>65</sup> 內文詳見：黃黎星〈林清玄“禪思散文”探析〉，《福建論壇》第2期，民85年，頁34-35。



獨特的個人風格，他善於運用傳播媒體的能力，以及當時社會特殊的背景配合。這般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才能使得林清玄達到了叱吒風雲、盛極一時的創作高峰。他連續好幾年得到金石堂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名包括：《身心安頓》、《歡喜自在》、《煩惱平息》等書，而他的「菩提系列」總銷售量更超過五百版，打破當時的出版記錄，進而繼續規畫了「禪心大地系列」、「人生對話系列」、「現代佛典系列」。

林清玄將「文學與佛學黏和」成功地反映在他所有的創作成果上，除了讀者對他如「神」和「菩薩」般的崇拜與追隨外，他一年二百多場的演講更是觀者如雲、坐於虛席。此外，他在民國八十三年初版的《打開心內的門窗》以及民國八十四年初版的《走向光明的所在》更是銷售極佳，因而被譽為「有聲出版的創作典範」，帶動了當時有聲書的出版熱潮，在文壇吹起了「林清玄旋風」，甚而他還因為擔任文建會委員而被推舉主持電視節目，並在中廣新聞網連續一年推出一分鐘的溫馨小品之公益專欄。他出類拔萃的創作成就，在在地表現出他「學佛散文」的成功，此成就將他推到他創作生涯的「顛峰榮盛期」。至於造成這股「林清玄旋風」的背景緣由究竟何在？而林清玄創作究竟有何吸引人的特點？筆者將於第四、第五章加以詳細分析探討。

## 第四節 龍捲風期—再婚事件的打擊

### 一、再婚事件的曝光

民國八十五年，林清玄的母親病逝，而同年十月林清玄也與結婚十七年的妻子陳彩鑾（以下簡稱小鑾）離婚。不久後，也就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林清玄與他「林清玄文化基金會」的秘書方淳珍再婚。

文化界對於林清玄與前妻「小鑾」的婚變早有所聞，不過對於林清玄的再婚卻深感意外。八十六年六月五日，林清玄首次藉由時報週刊透露他

再婚的情形，雖然十七年前，他們的結合是備受祝福的，他的學佛以及由專業記者轉成專業作家，他的前妻小鑾都是關鍵者，只是共同生活的越久，思想的溝通與行事作為也越行越遠，甚至背道而馳。例如：林清玄的信仰是理性的，小鑾則是狂熱到剃度出家，之後曾有多次自殺的記錄甚至還數次進入市立療養院接受治療。八十五年十月，小鑾再度提出分手，希望林清玄不要再捆綁她，放她自由，所以林清玄答應到戶政事務所簽字。

為了這段無法再繼續的婚姻以及林母因癌症病故的打擊，原本一直保持福態的林清玄，體型就像洩了氣的氣球，體重驟減二十多公斤。直到他的第二個兒子即將誕生，加上他三月的再婚，他的體重才因為雙喜臨門而逐漸回升到六十公斤以上。根據林清玄面對聽眾的說詞看來，他原本想在新生嬰兒誕生後以及喬遷到故宮對面的新居後再一併發佈喜訊，沒想到時報週刊執意要免費廣告，他也就自然地面對大家了。<sup>66</sup>如此，林清玄再婚的事件也就提早曝光了。

## 二、不受祝福的第二春

雖然林清玄結束與陳彩鑾的夫妻關係是經過他們十五歲的兒子亮言同意的，但是對於曾經支持他的廣大讀者與聽眾而言，這與林清玄以往清淨常喜、高高在上的神聖形象有了極大的衝突，當他用他的學佛散文對他的支持者諄諄教誨要「逆來順受、永保歡喜、身心安頓、煩惱平息」時，他卻在現實的婚姻中採取了相反的處理模式——放棄前妻、另覓新歡。

當一般民眾對於偶像的期許無法如期時，不免對這位心靈改革者產生了前後矛盾、言行不一的強烈不滿與質疑。這是當初林清玄公佈他再婚消息時所無法預知的反應，他原以為這段第二春的姻緣應是被祝福，但萬萬沒想到當他再婚事件曝光後，他儼然成為了社會大眾攻擊的對象，雖然仍有支持者給他鼓勵，但媒體與一般民眾對他的不諒解和筆誅討伐，竟使原本是文藝版媒體寵兒的他，一時間淪為社會版的焦點人物。

這是林清玄始料未及的挫折與難堪，六月五日的消息公開以後，許許多多對林清玄不利的消息與臆測不斷傳出，例如：他生活奢侈，開紅色

---

<sup>66</sup> 吳鈴嬌：〈林清玄等到第二個春天〉，《中時晚報》，民 86 年 6 月 5 日。

BMW 的跑車；他和前妻的行蹤成謎；他在未離婚前就已有外遇而使小蠻產生出家念頭，可謂甚囂塵上、無法抵擋。以往十分支持他的媒體與讀者，瞬間成為大力批評他的來源，這樣的情形，促使公佈再婚的林清玄不得不在五天後，利用原本洪健全基金會所主辦的系列演講「1997 幸福人生系列演講——美好的心，永遠流行」來說明和解釋大眾對他的誤解。

當六月十日在大雨滂沱中於台北幼獅藝文中心舉辦的演講開始前，現場就有反對者以「悲憐上帝的女兒」為名，散發「給林清玄教主的一封信」，指責林清玄遺棄前妻的種種情形<sup>67</sup>，雖然這些傳單隨即便被工作人員全數取走，但已造成現場的一陣騷動。這場不到四百個座位的演講佈滿了一百多位媒體記者與二十六台電視攝影機，甚至是八位保全人員、四位管區警察警衛而四部電視台轉播車也相繼出動，這般的場景，對於一個作家的演講而言，又是一大轟動而創新的記錄。

這場演講，成了林清玄向大眾道歉的記者會，他時而傻脫說笑、時而卑微請求大家的諒解與原諒，但又藉機在演講中，一再以台灣社會粗暴、混亂特質，沈痛指出媒體對他家庭及個人的不實報導。此外，他對於大眾向他提出的種種疑問，他努力地想以幽默輕鬆的態度來加以回答，但當觸及他不美滿的前段婚姻時，他又激動地手撫胸口，提及他前妻種種時，更哽咽失聲、不能自己。他不斷反覆地說明自己絕非無情無義、無血無淚的人，但社會大眾是否能因為他這次的演講而再度臣服於他的「神格化形象」之下呢？筆者以為，在林清玄宣佈取消從當日到八十六年底所有演講，以及停止籌辦已久的「林清玄文教基金會」的所有運作看來，林清玄這段有著十五歲兒子祝福的第二春，已經是不受社會大眾與當初視他為「教主」、「偶像」、「道德大師」的善男信女所祝福的。

## 第五節 復活期

表四：復活期主題意識、創作形式及相關著作

<sup>67</sup> 王燕茹：〈林清玄露面 臉帶歉意 - - 說到前妻語多哽咽 發表兩點聲明 請求社會原諒〉，《大成報》，民 86 年 6 月 11 日。

復活期（民國 87 年【46 歲】 民 國 年【48 歲】）			
主題意識	創作形式	之後出版的相關著作	
<p>此時期的林清玄重新以「朋友」的角色從事創作，並著手進行一套給小孩和家長臨睡前閱、聽的「每天數一顆星星」有聲書，期待以凡人的角度，重新站上文學創作的舞臺。</p> <p>此外，林清玄打破之前「學佛散文」的舊有成規，用結合短篇寓言與小品文的形式，把他的創作再次做了一個極大的轉型。他以說故事的人，和讀故事的人兩種角色，希望從讀完寓言的心得小品中，得到平凡大眾的一點共鳴，這些平凡的大眾，就是像他一般為人父母的大眾與向他小孩一般的小朋友。</p>	<p>童書 小品散文 寓言式散文</p>	民國 87 年	《玄葬》、 《生命中的龍捲風》
		民國 88 年	《飛越沙漠的河》、 《突破人生困境的寓言》
		民國 89 年	《探索人生方向的寓言》 《點燃人生希望的寓言》 《體會人生真味的寓言》 《茶言觀色》 《茶味禪心》 《身心安頓》（新版） 《煩惱平息》（新版）

## 一、突破人生的困境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林清玄再婚消息曝光後，他飽受了各界的指責與不諒解，特別是婦女團體。林清玄面對此人生中的「暴風雨」，他的策略是取消所有在台的演講與專欄，即使當初即將上市的第一百零六本書《心心相印》也延後出版，而剛剛成立的「林清玄文教基金會」也停止運作。他給自己半年的時間思考，因為他相信過一陣子，讀者經過時間的沈澱後，會再度接受他的作品，同時欣賞他的演講。<sup>68</sup>

對於再婚引起的指責，林清玄坦承，初期他既沮喪又難過，日子過得相當痛苦，他無法忽視整個事件的發生及其過程。但是，沒有多久，他就

<sup>68</sup> 張夢瑞：〈林清玄 過完年復出 - - 從痛苦深淵平復 新書、演講一起來〉，〈民生報〉，民 87 年 1 月 15 日。

從痛苦的深淵走了出來，他體悟到：「這就是人生，有苦有甜，有喜有悲，當事件發生時，只有勇敢承擔。」因之，在沒有掌聲的這半年裡，林清玄仍然向往常一樣，風雨無阻地爬山、每天固定寫三千字文稿，並多出了很多的時間可以大量閱讀經典名著。<sup>69</sup>他不擔心作品在市場受到影響，因為他相信那是事件過後的必然現象，他對自己很有信心，並秉持著蓄勢待發的心情，期待假以時日，自己的作品又會再度受大眾的喜愛。

在這段蟄伏的日子裡，林清玄體驗出人生的無常，所以他不斷地自我喊話、自我心理建設，他將所有之前發生的事，歸因於「人生並無固定的結局，只是一個結局接著一個結局，在每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對人生的體驗。」他並透露：「雖然我粉碎了大家對我的期待，但是現在的我，才是真實的我。」<sup>70</sup>依據上述，我們不難看出林清玄遇到困境時如何地面對與處置，如云：

在被造謠時，我不著急，因為我有自知之明。

在被誤解時，我不著急，因為我有自覺之道。

在被毀謗時，我不著急，因為我有自愛之方。

在被打擊時，我不著急，因為我有自娛之方。<sup>71</sup>

這是林清玄遇挫的自適之道，他努力的自我催眠，告知自己、告知大眾，他沒有被擊倒，他過得比以前更好，甚至，他更想藉此再度的提昇自己已經不再被崇拜的形象，因為，他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教主」、「大師」，但他卻是犯錯後懂得即時「轉化」與「提昇」的「平凡人」。順此，我們實在很想繼續探究林清玄是否真能在突破自己的困境後，讓自己的事業東山再起？而他的抉擇的方式除了「轉化」與「提昇」外，又如何讓對他心灰意冷的大眾再度推崇他呢？這些，筆者將在第六章深入推究一番。

<sup>69</sup> 同註 68，民 87 年 1 月 15 日。

<sup>70</sup> 張夢瑞：〈林清玄步山道 目悅心澄 - - 欣賞的眼睛 美麗的心情 閒時做風月主人〉，《民生報》，民 87 年 2 月 7 日。

<sup>71</sup> 林清玄：《生命中的龍捲風》，圓神出版，台北市，民 87 年 6 月，頁 246。

## 二、「寓言」式散文的抉擇

在林清玄遇到再婚事件的打擊之前，他一直以「學佛散文」的形式，一面發表創作，一面塑造他完美的形象。他是個善於運用大眾媒體和著書立言來達到擷獲人心的作家，而當時的讀者也因心靈的空虛將林清玄的文章視為一股清流，並將林清玄捧為「偶像」、「大師」、「菩薩」，唯獨，林清玄在讀者心中的完美形象，卻被林清玄「犯了平常人可能犯的錯——外遇或再婚」潑了一大盆冷水，媒體也十分看重他地大肆炒作這個新聞，於是，林清玄崇高的道德形象受到質疑，而他之前期待用來教化人心的創作方式，似乎也不能再引起讀者的興趣了。就如同鄭志明教授所言：

林清玄如果有智慧的話，應該在「再婚」時自動宣佈退隱一段時間，一方面表示自我的道德勇氣，避免遭受到外界的扭曲與誤解，一方面讓時間的空白，進行自我角色的調整與變換。<sup>72</sup>

林清玄如果在事件曝光的當下，能夠立即退隱一段時間，相信社會傳播媒體能炒作的空間必定有限，林清玄也就不需要控訴媒體對他做不實的報導了。不過，筆者以為，林清玄仍試圖讓時間來沖淡這事件對他所產生的陰霾，他最後還是選擇了沈靜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對自己療傷止痛後再度復出。

顯然，林清玄再度復出時，之前的創作模式是不能再具有說服力了，於是，林清玄捨棄了高高在上的「神」的形象，重新以「朋友」的角色從事創作，並著手進行一套給小孩和家長臨睡前閱、聽的「每天數一顆星星」有聲書，期待以凡人的角度，重新站上文學創作的舞臺，重新被世人所接受。

在他看似退隱的一年裡，他陸陸續續、悄然地在聯合副刊與中華日報登出他的短文，其用意不外是試探社會大眾對其文章的接受度是否已有增加；其次，林清玄也藉由民生報與聯合報的幾篇專訪，透露他並未放棄創作以及他即將復出的消息，這些傳播消息的發佈，無疑是「投石問路」的一種手段，為的就是替他重返文壇提前鋪路。

至於以何種創作的面目捲土重來？林清玄選擇「寓言式散文」的模式

---

<sup>72</sup> 鄭志明：《文學民俗與民俗文學》，南華管理學院出版，嘉義縣大林鎮，民88年6月，頁318。

來重新出發。首先，林清玄先以非寓言式散文的《生命中的龍捲風》這本書打頭陣，因為這本書根本就是一本說明他再婚原由以及他如何面對因再婚而遇到的難關的書。他利用大眾想一窺究竟的「好奇心」，出版了一本充滿「答案」的散文，滿足大眾對於這位名望已跌落谷底的人如何絕地逢生的好奇，如云：

我對自己過去感情的受傷、姻緣的挫敗也沒有任何界籬，這都是我生命的必然之路。我也願坦然承擔任何的批評，並把這些批評當成石階，走向更高的位置還回看自己的人生。<sup>73</sup>

他更滿足大眾對於當初無法獲得他再婚原由的疑惑，如云：

由於時空的錯謬、姻緣的落差、用心的不同，我們往往無法那麼完美的接榫。後來不得不借助機器、鐵錘、鐵釘、黏膠，使那隨時可能鬆脫的情緣勉強組合。直到有一天，啪啦一聲，完全的碎裂。<sup>74</sup>

甚至，他還藉機心戰喊話，安撫那些曾經對他失望或支持的人，告訴他們，他絕對是個誠懇的好人，如云：

不論這世界有多麼大的變化，我的人、我的書、我的演講就和二十多年來一樣的誠懇。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向曾經支持我、鼓勵我、疼惜我的讀者表達我最深的感激之意，不論您在何方，我都謝謝您，我們曾在書裡真誠相遇。<sup>75</sup>

在用《生命中的龍捲風》說服了大眾後，讀者踴躍搶購以及五萬本的銷售情形，讓林清玄似乎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於是他趁勝追擊地辦了他復出後的第一場演講，題目還是「生命中的龍捲風」，不過，事情並非想像中順利，演講不如以往般盛況空前。因之，林清玄又參與了跨國童話中「玄葬」一童書的創作，之後，林清玄再出版《飛越沙漠的河》一書，銷售仍算平平。於是，他決定踏足他民國八十年就已打下一片江山的大陸市場，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應德國貝塔斯曼集團、漢霖文化公司及台灣麥克之邀，展開了一段為期五十天的行程，從杭州開始，包括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等，一連展開二十五場的演講；

<sup>73</sup> 林清玄：《生命中的龍捲風》，圓神出版，台北市，民87年6月，頁46。

<sup>74</sup> 同註73，頁104。

<sup>75</sup> 同註73，頁40。

並將他在台灣出版的書，重新命名後加以出版，諸如：《身心安頓》改為《故鄉》、《煩惱平息》改為《漫步人生的花園》……等，成效可謂十分良好，深受大陸讀者與聽眾的喜愛。

在大陸的成功，並未讓林清玄放棄台灣的創作事業，先前復出不甚順利的林清玄便開始嘗試另一種的創作形式——寓言式散文。他在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推出《突破人生困境的寓言》，打破之前「學佛散文」的舊有成規，用結合短篇寓言與小品文的形式，把他的創作再次做了一個極大的轉型。如筆者之前所云，這個形式轉變的關鍵在於林清玄不能再以「大師」與「教主」的角色創作，於是他以說故事的人，和讀故事的人兩種角色，希望從讀完寓言的心得小品中，得到平凡大眾的一點共鳴，這些平凡的大眾，就是像他一般為人父母的大眾與向他小孩一般的小朋友。他說：

我把這些系列獻給那些為啟發孩子而憂心的父母，也獻給極需要更多心靈空間的小朋友。<sup>76</sup>

這種以「平凡人」角度創作的小故事，終於讓林清玄的創作事業「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本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人生困境的寓言》，半年就達到十三刷的成績，順勢，林清玄就陸續推出《探索人生方向的寓言》、《點燃人生希望的寓言》、《體會人生真味的寓言》等一系列的「寓言式散文」。

## 第六節 小結

林清玄的創作是不斷修正與前進的，他創作的歷程亦是如此，他珍惜他走過的每分每秒，不論是喜、是憂，是失敗、是成功，他總是俯仰無愧、怡然自得，既不後悔亦不否認，往日的點點滴滴，他都將之珍藏在他的生命寶匣內。他永遠能這樣豁達的關鍵在於：

在珍貴的事物周圍總是包著很多看似沒有意義、隨手可以捨棄的東西，但我們不能忽略其價值，因為沒有了它們，我們的成長就不完

---

<sup>76</sup> 林清玄：《突破人生困境的寓言》，圓神出版，台北市，民 88 年 11 月，（自序）頁 6。



整，就無法把珍貴的東西從少年帶到中年，成為有智慧的人。同樣的，我們也不能忽視那些人生裡的負面因素，因沒有負面因素的人生，就得不到教訓、啟發、鍛鍊，乃至於成長了。<sup>77</sup>

據上文以論，我們可知，林清玄是個不願故步自封的作家，這樣堅持不斷精益求精的創作心態，使得林清玄不斷地嘗試各種創作形式。如他所云：「『堅持』對一個作家而言比『才氣』重要。我對寫作堅持，對自己卻沒有痛苦的要求，不逼自己非寫出什麼驚世駭俗之作，因為我認為寫作是思想的過程，發表過的東西就過去了，我並不那麼嚴格地看待自己的作品。」林清玄總是勇往直前地活在當下，他不將自己的創作和心態劃地自限，從實驗期的飛揚感性、過渡期的思想轉變、顛峰榮盛期的成功忙碌……到現今從龍捲風的風暴中，堅強地突破困境而東山再起，一路走來，他對自己無愧於心，對困境處之泰然，這正是他無掛無礙的成長與體現，也是他覺悟到的人生。

換言之，這一切的發展，從他第一本的創作《蓮花開落》到民國八十九年的《茶言觀色》，都是林清玄創作的歷程，它絕對是因循相襲的，他創作形式的轉變，正映證他內心的起伏與轉折，有困頓、有憂傷、有喜悅、有艱難，將來，林清玄的內心與創作會有怎樣迥然不同的新意？且讓我們張開心眼、拭目以待。

---

<sup>77</sup> 林清玄：《紅塵菩提》，九歌出版，台北市，民79年8月10日，（自序）頁3。